方正學先生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正學先生集

(二)

方孝孺撰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四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愼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變爲惡草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儀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狷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繇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愼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歎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若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尙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

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淸愼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詠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衞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倖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惟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尙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俛俛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荊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游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爾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游吾心者也。

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儻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游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游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不爲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爲無功。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淸言宏議者蕩而不簡。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徇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恆

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淑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刱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

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游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思。卽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變制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於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庵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鐙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校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

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敍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閔余母子兄弟之暌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敍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迹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迹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尙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元。少學老莊書。淸修有志。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予過

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徐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元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元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元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元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迹屠沽中。不能害夫淩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汙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元之迹。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飄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眞否乎。蓋謂太元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元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巉崒。爲天下奇觀。迹僻乎蓬闕。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游。凡宅於左右者。必構危架迴。以挹取朝嵐夕霖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

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閒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游。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

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膩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嘗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

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繇名也。景衡蚤游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尙壯彊。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旣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而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

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尙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旣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游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繇。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而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睽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尙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

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衞。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繇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墮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人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汙。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

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饑餓。而以沈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墮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繇。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怍。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眞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劵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

則有酗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鼈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酲。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詠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嬾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嬾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嬾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

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饑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乃屢躋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眞嬾也耶。且使予亦以嬾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嬾者也。又烏能言子之嬾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閒。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嬾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嬾之類也。而子之嬾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騁。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閒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嬾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嬾相近。而非嬾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嬾可也。謂之非嬾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鬵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

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繇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閒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蠭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閼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於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於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頹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閒。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

馳騁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愼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貧賤。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天。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饑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倖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縣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恆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澂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於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糅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塡雜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泝淮。以達於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而清者。固已不煩澂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寘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澂溪修竹之閒。有屋翼然臨於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閒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閒。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耶。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志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尙相與講之。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五

記

龜巖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顇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汙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斂夕舒。春榮秋顇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豫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游。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勖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於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傍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於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巖隱居。閒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

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沈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於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於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卽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官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游學於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如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眞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蟦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辯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尙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閒。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

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庋之冪之。塵埃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鶩之所浴。穢汙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澂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庋。以敬爲冪。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卽天德也。其道卽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內。利害鋒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汙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繇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

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繇存。人欲之所繇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閒。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罔或萌蘖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人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臯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閒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

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繇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繇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繇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

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甫當草昧時。識眞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於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羅浮衡麓閒意。聲利之人從之游。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室。而坐移崇山密林於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淸。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汙。山林不能爲之淸。出處隱顯。將無

所不宜。茂先之賢。儻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余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己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游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怪。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於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卜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蔽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眞。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游之適而已哉。

題跋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澀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眞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尙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眞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

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眞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晉宋閒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眞迹。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疏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尙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雞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眞人旣一海內。建親王鎭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游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游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閒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諭也。

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閒。和同無閒。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勳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

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置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游之士繇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嵬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不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游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人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游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尙可得邪。惜夫。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

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硜子墓碣礪硜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礪硜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敬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於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修於閨闈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

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尙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用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鐃歌十二篇。以宣敭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尙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於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

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綏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於天下而聞於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令子訴於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賓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册間。何其美也。人情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於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士。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

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割然鳴者。其尙知而取也。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於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六

贊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衞之父師光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凶就縛春秋所書簒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愧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衞之徵臣有石碏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

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簒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尙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尙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讎。孰所怨惡。君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

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果雖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閒。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恆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達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宜上之德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呈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麤。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車後。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利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貶。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沈沈。如玉之溫。如波之澂。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阨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忘。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概然哀之。君非堯舜。愧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德。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卽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嬌嬌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游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閟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於公。

蕭僕贊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元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

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阨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實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

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暌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於人言。虛己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

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凶擅國國不遽亡緊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懍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王仲縉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若源泉之湧長於尙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恥於干譽傲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劉廷修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懍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於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淸者乎

姚貞婦贊有序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於鄉閭休風慶澤施於後昆子禮原以才薦於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於天下里父老言於縣以達於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於國風伯姬謹禮書於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元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於閭里俾有所勸用敦於人紀其辭曰

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恆詩備盛衰著美刺懲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媲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於尊章協於姻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於凊於溫則曰既耄於鞠於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勢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嘵嘵載翔載翱鳴於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茀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少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於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於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白鹿洞規贊有序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

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難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作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繇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是詢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祭文　哀辭

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瀹人肺腸俾蛻汙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敬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汙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斁。清都玉房。招子游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翺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託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子處室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弔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耶。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煙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耶。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皙。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豔如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於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

淩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於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游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髮。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旣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幷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於始而困於終。不惟繇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朝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搢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搆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敍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冥漠。一以寫吾心之沖沖。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閒。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武之德。而夏臺羑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劭。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於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幡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麟完。

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尙何遺憾乎人寰彼憸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攘奪於毫毛卒顚隮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鬢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愼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遠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孀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

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死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號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褓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靈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嫺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鐙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或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褻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與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痡孫悲

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爛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七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放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彼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緱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公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繇。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鄱陽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游。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羲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躐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受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彖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

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彖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事。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卽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拷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辯。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縣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

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虔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旐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閒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無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册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隣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

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愼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桀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穿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激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申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繇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墠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汙溼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

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絙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卹。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辯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縣寘之。至敗梟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

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爵雁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眞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聚夫人王氏。諱在生

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知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彖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瞷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譟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絰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漸其

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於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於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歎。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閒一至其家。卽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攜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竇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碑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

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尙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蹇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淸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有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卻去浮薄而趨忠

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力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風雨或乖於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於身閭里咸化靈烏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於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於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滔風民俗是惇

越國公新廟碑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於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俛俛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操蜚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

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沒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丕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彫瘵殊甚。公孃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俱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向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開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

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歡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閒。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眞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一。懍懍越公。勁氣橫騖。手荷鐵殳。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四。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讋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疢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七。乃簡甓材。乃端術徑。乃蓍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梲星錯。素階玉瑩。八。邃清有寢。嚴衛

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騖。鐵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碎。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閒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檖。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一月十二日葬于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饑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郵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惟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於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懍懍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如此。其小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

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稾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諡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卽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文才。厥僞文奇行。駭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售。遽向山澤閟。醇儒之亡。衆歔欷。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侈。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貞義處士鄭公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斲。雞籠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愼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所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何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

諳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丞耿粘焴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儻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於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獘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囊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

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問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粂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深淺。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豫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卽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尙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錯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母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於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尙。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

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閟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尙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志歛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耽。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

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託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尙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劭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助髦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方正學先生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方孝孺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E五二三三

嚴